

刘 恒

东西南北

风

作家出版社



南北

13B

刘 恒

# 东 西 南 北

刘恒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

### 东 西 南 北 风——刘恒小说集

---

作者：刘 恒

责任编辑：潘 婧

责任校对：彭卓民 李超英

装帧设计：李士英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34千

印张：16.25

插页：2

版次：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29-9/I·328

定价：7.2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近照

## 作者小传

我是北京人，属马的，五四年的马。父母是原河北省宛平县的农民，五十年代初进城混饭吃，终于站稳脚跟，使我落生在一个比家乡远为繁华和通达的地方。这也注定了我与那个乡野小村的无法斩断的联系。

我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刚到十五岁便加入海军陆勤部队远走高飞了。退役之前爱上了文学，退役之后便走火入魔，不可收拾，手握一杆秃笔跌跌撞撞一直走到了现在。

刘恒系我的笔名，本名唤做：刘冠军。

从文以来发表了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十余部，短篇小说数十篇，数量不算寥寥，质量确属平平，无从称道。

唯愿加倍努力，做好人，写好文章，于人于己都有个交待。

# 且看刘恒

——以此短文代序

从维熙

在八十年代尾声崛起的作家群中，刘恒属于那种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接连拿出一篇篇硬货，并撷出一声声绝响的角色。

蔫人出豹子。真人不露相。这是老祖宗洞察“万物之灵”，留下的二句真经。刘恒外貌毫无锋芒，在言谈话语中有时还流露出一点点痴相。但你仔细观察一下他那双眼睛，就会发现那两个小小窗口里，蕴藏着的是一座并不安分的活火山，时不时地跳跃出一星岩浆的火舌。哪个是真正的刘恒呢？

几年前，我在北京作协搞专业创作，他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我们在一层楼里为邻，竟然没能发现心里埋着一团文学圣火的刘恒。恍惚的记忆中，有个身材精瘦精瘦，肤色黑巴溜秋，头发有些自然弯曲的青年，常缄默无言地坐在编辑部。就是这个刘恒，在八十年代之尾，以虎虎生气，闯进了文坛，并迅速成为文学星空一颗璀璨明星。古人留下“大智若愚”这句话，在刘恒身上又是一句真经。

出版社的房树民同志告诉我，七十年代末，刘恒曾在青年报文艺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刚从基层调上来，连一封退稿信也写不周全。“十年树木”，待他刻苦自学，积足了精料之后，心中那把文学圣火，燃点了火山的狂烈喷发，那炽热的浆流，点着了文坛，也燃着了读者。在一段时间内，读者曾掀起了一股刘恒热。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是刘恒自选的几篇代表作。由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永恒地存在着差异，读者或编者也许对他自选的篇目会持有不同的见解。但就这本集子的整体而言，是一本沉甸甸有深度、有力度的满弓之作。

首先，象出国热那般——一些青年作者，纷纷去附庸风雅到“新潮”下列队的时候，刘恒以其结实而恢宏的作品，宣布了与“玩文学”者或“鬼画符”者无缘。收在这本集子的十篇作品，还不能说都属于同一等量，但每篇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鲜明地流露出刘恒对中国这块黑土地的苦恋之情。从《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二百斤谷换来的曹杏花，到杨金山用二十亩地掳来的王菊豆；从《东南西北风》中赌博成嗜的赵洪生，到《杀》中的大保和王立秋……他们都是地地道道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负荷沉重的农民。刘恒以极其沉重的笔锋，描写他（她）们在人性的重轭和财魔的诱惑下，极其苍凉的悲剧性命运。刘恒有着偏爱编织悲剧的心理基因，但读者为他书中人物心颤之后，会很快发现他对人性的探寻与曝光中，常常带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这是思想深邃并对这块土地一往情深的作家，才能跨过的高度。能不能这么说，刘恒找到了属于他开掘的领地（他的近作，有向城市转移的趋向）。

这如同贾平凹魂系商州，李锐情怀吕梁；刘恒把文学情结，拴系在他涉猎的山乡村镇，以及在那村镇上繁衍生息的一代代农民身上。

试看《伏羲伏羲》中光棍杨天青和婢母王菊豆之间的复杂的纠葛：他和她分明是最合适的一对伴侣，但吃人伦理之韩虽温文尔雅却高若冰峰，致使杨天青和王菊豆无论如何也攀越不过去这座珠峰；不，他们甚至没有攀登之勇，于是只有在不断的野合中去寻求心灵的平衡。那种既甜又苦，既淋漓又甘涩，既疯狂又木然的性爱描写，使读者心沉如铁。特别是在杨天青的叔叔杨金山，已然是一具活尸的情况下，杨天青依然一副孝子面孔，在伦理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更为可悲的是，他和她不敢直言杨天白是他和她的结晶，直到他和她在菜窖里又一次野合，被杨天白发现。杨天青一头哽死在水缸里，他带着对人间的一串问号，去叩问阴间的酆都城……《狗日的粮食》一篇，字字饱含酸楚，笔锋老道练达，如软囊囊的刀壳里，包藏着犀利的三尺青锋。这篇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饥汉杨天宽用粮食换来了脖子上长着瘰袋的曹杏花。这两个苦命人搭起的苦窝窝里，虽不乏高亢的人性之乐，但曹杏花到了还是死在了断粮的饥饿中。刘恒没有写明这凄迷故事的发生的年代，但读者掩卷后答案自出。粮食！粮食！狗日的粮食，刘恒不但再次用泼墨的写意手法，道出了亘古农民“以食为天”的生存之本，还积蓄了对历史和现实怨而不怒的质询，小说篇幅虽短但容量却很深厚。

无疑，刘恒是具有鲜明时代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冒着一股土腥气味，在创作立意上的求索却是现代的，他的几篇

名作，主题都含有多意性，绝非用简单社会学就可以囊括的。在这方面，评论文章很多，无需笔者饶舌。刘恒用作品显示自己的才情横溢，他小说构造的氛围，独特语言凝成的韵味，常使我惊愕感叹，自惭汗颜。春兰将谢，秋菊正黄，在刘恒和他这一代作家身上，展示了文苑的前景和希望。

直率地说，读罢作品我也不无遗憾之处。集子中《杀》和《东南西北风》两篇，写得累赘而苍白。这两篇东西题材本身就有雷同，刘恒又没能开掘出各自的新意；尽管小说中那几个赌博人生的低层人物，显得不乏声色，但读者掩卷后，仍有生嚼瘪谷之感。何故？

匆匆命笔。不妥之处，望能得到刘恒和读者的斧正。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目 录

且看刘恒

——以此短文代序……………从维熙 1

狗日的粮食…………… 1

杀……………17

萝卜套……………34

陡坡……………54

种 牛……………78

力 气……………99

伏羲伏羲……………152

狼 窝……………257

四条汉子……………357

东西南北风……………443

## 狗日的粮食

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

“他背了二百斤谷子。”

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

杨天宽是趟着雾走的，步子很飘。他背着花篓，篓里竖着粮袋，鼓的。这些都陷入白烟，人们疑心他背着空篓。但他前几日的确跟各家借过粮食，谷子的用处也吞吐着挑了。他走得健就是因了这个。

人们却只说：“他背了二百斤谷子。”把一个火烧火燎的光棍儿汉说得丢了分量。

杨天宽驴一样把谷子背到那地方，脸面丢尽了。不会说

话，只会吐气，眼一劲儿翻白，晕噎中那个男人问他：“新谷？”

他点头，甩一帘汗下来。那人身后立一匹矮骡儿，也不计分量，只掂了掂就用肩一顶，将粮袋拱到骡鞍上。

“妥了，兄弟歇着。”

那人一笑，便牵了骡走。骡屁股后面就移出了一个人，站在那儿瞭他。杨天宽只对了一眼，不敢看了，有心去宰走了的男人，又没有力气。

他叹了一口气。这声长叹便成了他永远扔不脱的话柄。

丑狠了。二百斤谷子换来个瘪袋。值也不值？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值。总归是有了女人。于是他领了女人上路，光棍脑袋细打路的尽头那盘老炕的主意。事情比他想的来得快，女人有火。

“你的瘪袋咋长的？”出了清水镇的后街，杨天宽有了话儿。

“自小儿。”

“你男人嫌你……才卖？”

“我让人卖了六次……你想卖就是七次，你卖不？要卖就省打来回，就着镇上有集，卖不？”

“不，不……”女人出奇的快嘴，天宽慌了手脚，定了神决断：“不卖！”

“说的哩。二百斤粮背回山，压死你！”

女人咯咯笑着蹀前边去，瘪袋在肩上晃荡，天宽已不在意，只盯了眼边马似的肥臀和下方山道上两只乱掀的白薯脚。

“瘪袋不碍生？”天宽有点儿不放心。

“碍啥？又不长裆里……”。女人话里有骚气，搅得光棍儿心动：“要啥生啥！信不？”

“是哩是哩！”

最后是女人到坡下小解，竟一蹲不起，让天宽扛到草棵子里呼天叫地地做了事。进村时女人的瘪袋不仅不让天宽丢脸，他倒觉得那是他舍不下的一块乖肉了。

那时分地不久。杨天宽屋里添了人，地数就不够，村里把囫圇坨两亩胡萝卜地拨给了他。地很肥，可是路远，是日本人入在的时候游击队烧荒撂下的，多年不种了。

天宽性子钝，人人不要的地给了他，也嚼不出啥，苦着脸忍了。女人却不，爬到猪棚上骂街。句句骂的猪，可句句人不要听，唬得村干部谁也不敢露脸。

“猪哩，哪个托生的你呀？你前辈造了孽，欺负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了吧？哼哼啥，看老娘拉屎给你吃！你个臭了心肝的……”

人们只知天宽娶了个瘪袋婆，丑得可乐，却不想生得这般俐口，是个惹不得的夜叉，都不敢来撩拨了。天宽也由此生出一些怕来，女人的瘪袋越骂越亮，圆圆的象个雷，他便矮下三寸去，觉得自己做个男人确是活得带劲，比不上这娘儿们豁爽。

他灶间里舀一瓢水，哀怯怯去劝她。

“累着，行啦……下来喝。”

“你哑啦？尿挤不出一星，屁崩不来一个，尿的你！我下

去你上来，你给我吆喝，给我日他欺人精的祖宗……”

天宽搀女人进屋，愁得苦。这女人是个混种，以后的日子怕难得好过。但是，凭怎么骂，女人还是女人，身条儿和力气都不缺，炕上也做的地里也做的，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镢头、吃食，在囫圇圪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白天翻坡地的黑土，两口子一对儿光膀，夜里草铺上打挺儿，四条白腿缠住放光。不下三日天宽就蔫了，女人却虎虎不倦，净了地留丈夫在棚里养精，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抔一颗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

秋后天宽家收的山药吃不清了。叔伯兄弟杨天德口儿众，四个娃儿，谷子又没有长好，天宽有心接济他。

“屁话！饱日不思饥，你不怕我还怕日后饿煞哩！他吃自己种去……”

女人挡了他，在屋后掘了一口大窖，将黄皮山药码鸡蛋似的堆成小山，封了。

她嘴伤人，心也伤人。天宽在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但他心里有数，女人待他不薄。两口子熬日月，有这个够了。

以后他们有了孩儿。头一个生下来，女人就仿佛开了壳，一劈腿就掉一个会哭会吃的到世上。直到四十岁她怀里几乎没短过吃奶的崽儿，总有小小的黄口叼她小萝卜似的奶头儿，吃饱了就在襁褓上磨嫩牙，口水、鼻涕蹭她一脖儿。

她奶水一向充足。伏天吃饭，天宽蹲北屋檐下，她在灶间门口，孩儿玩她奶子弄不对付了，只需一压，一股白溜溜

的长线能嗖地挂到天宽碗里去。两口子闲时打趣，奶柱儿时时滋得天宽眼珠麻痛。这些都成了男人的骄傲。

但是，女人到底不是奶牛，孩子们也不是永远不大。他们要吃，孩儿们也要吃，大小八张嘴，总得有象样的东西来填塞。天宽起初只尝到养孩儿的乐趣儿，生得一多就明白自己和女人一辈子只在打洞。打无底洞，一个孩儿便是一个填不满的黑坑。

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锅里的玉米粥就稀了，并且再没有稠起来，到第四个孩儿端得住碗、捏得拢筷子，那粥竟绿起来，顿顿离不开叶子了。

孩子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撂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

几个孩子舌头都好，长而且灵活。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

“就你短舌，舔喽！”

脑勺上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儿使劲儿往碗里挤，兄妹几个干得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磨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大跳。

天暗得看不清人形了，天宽常常顶着星星去串户。他拎一个小口袋，好像提拎着自己的心，又羞又慌。碰上不肯借粮给他的，他就恨不得整个儿钻到破口袋里去。

洪水峪奸人少，没有借过粮给天宽的人不多，天德要算

一个。

“你借不给，让瘦袋来！”

叔伯兄弟说出这个，天宽料定早年山药蛋的帐还未结，只好呐呐地走开。传话给女人，她就骂：“这算一个爷的种？日歪了的！”

出不够气，她便到天德菜园儿里将白日瞄下的一颗南瓜摘来，放了盐煮。待天德在菜园儿里揪着秃秧跳脚，天宽的孩儿们已经拉出了南瓜籽。

一家人就这么活。

女人姓曹，叫什么谁也不知。她对人说叫杏花，但没有入信。西水那一带荒山无杏，有杏的得数洪水峪，杏花是她嫁来自己捡的名儿，大家还都说她不配，因此不叫。人们只叫她脖子上的那颗瘤，瘦袋！

她的西水口音短促、尖利，说快了能似公鸡踩蛋儿，咕咕咯咯的满是傲气，人们觉得这种嘴只配骂人。她又的确会骂，骂起来脏字连珠，恍惚间一跃而为男人，又比一般男人多着胆量和本事能让对手或与对手有关的一切女人受辱，不管她活着还是在坟里。

这里男人打老婆是一顿饭，常事。她来了就造出天宽这尻货，让老婆揪住耳朵在院里打悠儿。这又是西水的习气，人们简直近不得她，当她是西水的母虎。

生红豆那年，队里食堂塌台，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也能逗下口水。恰逢一小队演习的兵从山梁上过，瘦袋抱着刚出满月的红豆跟了去，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